

朱青云著

侠七斗出头

上

甘肃人民出版社



俠士斗幽靈

甘肅人民出版社

故事梗概

(上集)

侠客龙飞主仆月夜泛舟，遭空门六绝袭击，时大雾忽至，狂风暴雨接来，将龙飞主仆送上海中一孤岛。

灯如鬼火飘至，两个无影女人带二人引见一王侯装束之人，流候王详问中原武林形势，对龙寨帮萧镇山尤其在意。龙飞以萧镇山之女红叶为爱侣，不免关心。深夜，流候王女侍春奴肉诱龙飞，竟欲吸其血。翌日，风狂雨暴，岛上石陵破裂，骷髅舞出，活尸袭来，龙飞方知流候王为百年死人，其心悬红叶，拼命闯出。

龙寨帮大雪突降，红叶首遭魔害，飘至乱尸岗，流候王正吸其血，幸萧镇山经过得以救回。

为迎战妖魔，萧镇山派心腹孟天找好友琵琶僧来助。琵琶僧听说震惊，急赴龙寨帮，当夜妖火出现，流候王与琵琶僧谈判，各显其能，人鬼大战，动地惊天……。

目 录

主仆泛舟去	六绝寻仇来.....	(5)
孤岛若蓬来	玉宇会王侯.....	(32)
是人还是鬼	墓碑露玄秘.....	(58)
五色船出现	六绝成僵尸.....	(84)
雪夜飘红叶	冷月照幽灵.....	(111)
邪魔显征兆	事态不寻常.....	(139)
深院空寂静	梵音继续来.....	(162)
阴阳非异路	人鬼竟大战.....	(187)
法师言心算	天机不可泄.....	(211)
请来琵琶僧	对付流侯王.....	(231)

主仆泛舟去 六绝寻仇来

月圆，雾浓，
夜未深。

小舟周围浓雾迷离，三丈之外除了浓雾，便已什么也都不见，但仰首望去，隐约仍能够看见一轮圆月。

凄冷的，月光透过浓雾射下，更加苍白，那迷离的浓雾在月光中就象是烟云一样。又象是一匹白绫，散成了千丝万缕。

侠客龙飞盘膝坐在小舟上，溶在月光下，迷离在浓雾中，骤看来，也象要散成万缕千丝。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张矮几，在几上放着一张五玄古琴，他的一双手正在琴弦上移动的。一阵阵苍凉的琴声随着他双手的移动，从那张古琴上发出来。

江心夜静，除了小舟滑过水面发出的水声，便只有这争琮琴声。

在侠客龙飞的后面站着一个仆人装束的老人。手握着支竹竿，却一动也不动，他一面迷惘之色，仿佛已迷失在琴声中。

琴声实在很动听，只是未免太苍凉。

侠客龙飞弹的也实在是一首很苍凉的古老调子。

今夜他的心情本来很轻松，也所以才会生出月夜泛舟江上这个念头，连他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会弹出这个调子来。

现在他也是一面迷惘之色，为自己弹出来的调子深感迷

感。

他双手的动作却没有停下来，仿佛已并非他所有，已完全不受他控制。

× × ×

曲终尽。侠客龙飞那双手仍按在琴弦之上，那一面的迷惘之色更浓了。

“奇怪——”他忽然叹了一口气。

老仆人龙安这时候也如梦初醒。“公子，很少听你弹这个调子……”

“因为我并不喜欢这个调子，而且——”侠客龙飞淡淡一笑：“一直以来，我不是都活得非常开心？”

侠客龙飞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

“你应该知道，以我平日那种轻松的心情，是绝对弹不好这种调子。”

“可是公子方才却弹得那么好……”

“所以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龙飞随手往琴弦上一扫，争琮声随手而起，竟然就已成另一调的引子。

“我再试试看。”龙飞此念一动，双手顺着弹下去。

争琮争琮两下轻响，“崩”的一声，一条琴弦突然弹断开！龙飞冷不防也吃了一惊，双手齐按下，半身也不禁往前一俯。

那刹那在他的感觉，就象是行走间猛一脚踏空一样。

龙安一旁看在眼里，只道是这个少主人出了什么事，忙上前一把扶住，惊问：“公子，你怎么了？”

“没什么？”龙飞一挺身子。“只是这张琴弦的条弦断了。”

“怎会断的？”龙安问得实在有些可笑，说话出口，自己也感觉到了。

“也许是这张琴已经太老，”龙飞一声微喟，“人老了，难免百病业生，琴老了，就是断一两条弦，也是很平常的事情。”说得很轻松，龙飞心里仍然难免有些不自在。

故老相传，弦断并不是好预兆。

也就在这时候，他们忽然听到了一下很急激的水声。循声望去，三丈之外一团光芒凄迷，浓雾陡开，一叶小舟疾冲了过来，连随又停下。

光芒是来自一盏风灯，高挂在舟首的一支竹竿上。

舟上笔直的立着两个老道士，年纪看来都已过六旬，但精神矍铄，丝毫老态也没有，而两边太阳穴鼓起，目光有如闪电，绝无疑问，都是内力非常深厚，他们手中无杰，竟是以内力催舟而行，目光与龙飞接触，脚下小舟便停止前进，齐喧：“无量寿佛，善哉善哉！”

龙飞双眉一皱，并没有作声，忽然别过头，那边水声同时一响，灯光一亮，又一叶小舟穿破浓雾进来，舟上的是两个缁衣老尼。

龙安应声回头，又一证。“公子，他们是什么人？”语声甫落，正中浓雾又开，再有一叶小舟出现，那之上，站着的就是两个老和尚。

舟首也挂着一盏风灯，两个老和尚的目光比灯光似乎还要明亮。

龙飞双眉深锁，忽然一开，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要来的总会来的。”

“只是打扰公子清兴，来得实在不是时候。”一个老和

尚回答。他一面笑容，神态样慈，目光却令人不寒而栗。

“无妨——”龙飞微叹，“琴弦已断，难以成调，六位来得正是时候。”

“弦断是不祥之兆。”插口的那个老尼语声阴森。

“吉即是凶，凶即是吉。”龙飞的神态已完全回复正常了。

龙安的面色却已经发青，他当然看出这六个出家人非独都有一身可怕的武功，而且来意不善。

“阿弥陀佛——”方才说话的老和尚合什一声佛号，目光冰寒，却仍一面笑容：“想不到公子虽然是方外人，也懂得禅理。”

龙飞一笑。“至于六位怎会来得这么巧，我就不懂了。”

“我们追慑公子已十天，到今夜才赶上。”

另一个老和尚接问：“我们是什么人，只不知公子是否已清楚？”

空门六绝，不知道的人，只怕不多，传说这六绝本是六个独行大盗，杀人无算，无恶不作，藏身空门只不过掩人耳目。

这秘密早在五年前已不成秘密，而凭他们当时的武功，惹得起他们的人也已不多，敢开罪他们的人，这五年以来，相信就只有一个龙飞。

那老和尚笑问：“公子莫非早就已准备我们会找到来了？”

“几位来得却令我实在有些意外，”龙飞目光一落。“尚未请教——”

“贫僧无我。”

龙飞目光转向当先那和尚。“这位当然就是无他大师了。”

“阿弥陀佛——”

龙飞又是一笑。“只不知两位大师除了阿弥陀佛之外，还懂得什么？”

无他合什。“一句阿弥陀佛，已经足够。”

“有两句，两位大师相信也懂的。”

“请问。”

“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

“公子真是一个妙人。”无他大笑。

“岸上也已经准备好美酒三缸，只少公子的一颗人心来送酒。”无我也抚掌大笑，“公子既然是这么一个人，当然不忍推却我们这番好意。”

龙飞神态自然，反问：“一颗人心是不是太少？”

一个老道士冷应：“我们不吃人心，只喝人血。”

另一个又笑接道：“以血开酒，其妙无穷。”

龙飞目光一转。“两位——”

“贫道孤松。”

“另一位当然就是孤鹤道长了。”

“松鹤延年，公子遇着我们，却反而活不过今宵。”

龙飞不答，目光转向那两个老尼。“那一位是枯梅大师？”

当先那个老尼点头，在后面那个老尼冷应一声：“贫尼枯竹。”

龙飞吁了一口气，“无我无他，孤鹤松，枯梅枯竹，法

号非常脱俗，六位的武功当然也绝不是寻常可比，就正如六位的行事作风一样。”

无我哈哈大笑。“公子一剑盖江湖，想不到口才也不在剑法之下。”

“过奖——”

“以贫僧所知，公子出身于王侯世家，却无意功名。”

“这不是一件坏事。”

“闯荡江湖也不是，但，多管闲事就是了，”无我面色一沉，“未悉公子可知，高仁是贫僧的关门弟子。”

“他曾经告诉我，”龙飞笑笑：“可惜他无论是谁人的弟子，挂在我手上都是一样。”

“他好象没有开罪公子。”

“大师既然很喜欢这个弟子，当然也知道这个弟子的为人。”

“他倒没有什么，只是好色一些。”无我一皱眉。“不过他胆子小，相信绝不敢犯到公子的头上。”

“他也许不敢。”

“那么——”

“有一句老话，大师应该听过的。”

“那一句？”

“天下人管天下事。”

无我一怔，大笑：“好，很好。”

龙飞转顾孤松孤鹤。“听说赵师侠是两位的弟子。”

“不错。”孤松冷然一笑，“师侠人也没有什么，只是见钱眼开，不过，他劫的大都是不义之财。”

“不义非不义，这个道理就正如师侠非侠，其师也非侠

一样。”

孤松只是冷笑。

“张德又如何？”枯梅突插口。

“张德无德，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大师应该比我更清楚。”

“你是怎样的一个人，贫尼现在也清楚了。”枯梅忽一声软息：“张德原是贫尼最疼的一个弟子。”

“再说——”枯竹接止。“除非我们不准备再在江湖上立足，否则这笔帐一定要算的。”

“大师不说，我也明白，”龙飞站起身子，目光转向龙安，“这是我家的老仆人，第一次随我外出，与事情无关。”

“公子若能不死，贵仆也会不死。”无我狞笑：“以公子的聪明，当然明白贫僧言下之意。”龙飞当然明白。

无我接又问：“风闻公子五岁练剑，七年有成，十五岁便已有名，至今未遇敌手，只不知师事何人？”

龙飞淡然一笑。“家师既非空门中人，与六位肯定没有任何关系，请放心。”

无我原是想问清楚，龙飞的武功来历，好待应付，见龙飞不上这个当，也无可奈何，冷笑道：“无论你师事何人，今夜都难免一死的了。”

语声一落，反腕挺出了背插的一双戒刀，旁边无他同时撒出一条禅杖。

枯梅尘拂已在手，枯竹从袖中拔出一支软剑，“噹”的迎风抖得笔直。

孤鹤孤松双剑也出鞘，孤鹤剑长五尺，孤松剑也在四尺

之外。

在六人身外的浓雾突然都激荡起来。

夜风轻柔，绝不会激荡浓雾，那是杀气！激烈的杀气来。

只有内功精深，杀人无数的高手，才能够散发出那么激烈的杀气来。

六人的衣衫也同时鼓起。

龙安都看在眼里，他武功虽然有限，但也听说过所谓杀气，也知道这就是所谓杀气，一张脸不由苍白起来。语声也起了颤抖：“公子……”

龙飞的脸上居然还有笑容，笑顾龙安。“你伏下，不要乱动。”

龙安看见龙飞那么镇定，总算放下心，慌忙伏倒舟中。

龙飞吁了一口气，右手终于落在剑柄上。

那支剑一般长度，装璜之华丽却是罕有，剑鞘上嵌着七色宝石，在剑柄的顶端却嵌着老大的一颗夜明珠，幽然散发着清辉。

无我目光顺着龙飞的动作移到那支剑上，忽一凝。“公子这支剑相信不是一般凡铁可比。”

龙飞淡然一笑，一按剑簧，“铮”一声，一道耀目的光芒出鞘，周围同时间一亮。

光芒是来自剑锋之上。

剑锋二尺七，形式古拙，精芒夺目，一看便知道绝非凡品。

孤松孤鹤眼中立时露出贪婪之色，枯竹目光也大盛，他们都是用剑的好手，当然看得出龙飞手中的乃是千载难逢的

好剑。

无我即时一声微喟。“果真不是一般凡铁，如此好剑，当然不会无名。”

“剑名龙泉！”龙飞屈指一弹，剑作龙吟。

枯竹目光更盛。“名剑龙泉，果真非同小可了，贫尼今夜，总算大开眼界。”

无他奇怪。“一支剑而已，又何必如此大惊小怪？”

枯竹冷笑。“师兄有所不知，此剑与太阿齐名，乃天下名剑之一。”

“以贫道所知——”孤鹤盯着那支龙泉剑。“晋惠帝之时，广武侯张华见斗牛之间有紫气，以豫章人雷焕炒达伟象，召来一问——”

孤松接下去。“雷焕乃回报，是丰城宝剑之精上冲霄汉，张华于是封之为丰城令，着令即到丰城找寻，结果于一座狱室之中，掘得一石函，中藏双剑，也就是龙泉太阿，有人说，龙泉太阿也即是干将莫邪。”

无他“哦”的一声。“干将莫邪贫僧倒是知道的，可惜贫僧不善剑，得之也无用。”

枯竹立时道：“孤鹤孤松两位道兄练剑在四尺之外，龙泉还不到三尺……”

孤松截口道：“练剑四尺，短一尺又有何妨？”

孤鹤接道：“短二尺也一样无妨。”他手中剑长逾五尺。

“是么？”枯竹冷笑。

“不错。”孤鹤目光落在枯竹剑上。“师姐用的乃是软剑，龙泉刚直，只怕不宜。”

枯竹连声冷笑，无我一看不是路，忙道：“虽说实剑通灵，终究是身外物，切莫因此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

无他接道：“况且剑现在仍然在敌人手中，合该先杀敌人，再作打算。”

“正是正是一——”孤鹤一面虚应，一面与孤松交换了一个眼色。

两人相处多年，心意相通，一声：“上！”身形齐动，脚下小舟如箭射前，两人手中长剑，却如电刺出。

枯竹看见，只想龙飞伤在二人剑下，剑亦为二人所夺，到时更麻烦，不及催舟，脚尖一点，身形陡然从小舟上拔起来，凌空扑向龙飞！

她后发先至，软剑“翁”一声，震出漫天剑影，迎头罩下！

一剑千锋，虚虚实实。

龙飞一剑迎上，却竟然就击中剑尖，“叮”地一声，剑影消散，千锋化为一剑！

剑弹起，枯竹一脚尚未踏在小舟上，人已被弹飞，眼看便要坠进水里，枯梅小舟及时荡至，尘拂一卷，缠住了枯竹的剑锋！

枯竹借势翻身，落回舟上！

这一瞬之间，孤鹤孤松剑已经刺到了，孤鹤人在舟首，剑长五尺，当先刺向龙飞胸腹咽喉。

一剑三式，自下而上，连成一气，第一剑若是刺中，第二第三剑顺势而上，必将龙飞的胸膛剖开两片！

龙飞回剑一划，“叮叮叮”三声，孤鹤的剑竟都刺在剑锋上！

这判断何等准确，这胆量何等惊人！

孤鹤大惊，龙飞剑势接转，一横一挑，将接来孤松的一剑封在外门，身形突如箭射，欺入孤鹤孤松之间！

这一着实在出人意料，孤鹤七剑追刺，都追不及龙飞的身形！

孤松也刺出了七剑，同样追不及，第八剑刺出，竟就与孤鹤的第八剑相交在一起，金铁交击声响中，剑势大乱，龙飞人已在舟上，反手一剑，“夺”的刺进了孤松的咽喉！

剑一刺入立即拔出，血尚未来得及射出。

好快的一剑！

孤鹤一眼瞥见，身形“一鹤冲天”，急射半空！

小舟长不过丈许，龙飞人已在舟中，在两人之间，与孤鹤的距离最多不过四尺，孤鹤剑长五尺，根本施展不开。

他只有凌空出剑，那知道龙飞也凌空拔起来，剑随即从下倒刺而上。

孤鹤一剑凌空尚未击下，森寒的剑气已迫及咽喉，惊呼未绝，剑尖已刺入。

惊呼声立断，孤鹤人剑笔直泻落，恰好倒回小舟上。

龙飞人在半空，踢脚拧腰，身形疾转了半圈，龙泉剑挑处，正截住枯竹横来一剑！

枯竹软剑一凝一弹，毒蛇一样贴着龙泉剑的剑锋划向龙飞右腕！

龙飞剑势也变。

两剑凌空各自七变，两人身形一齐落下，枯竹落在枯梅偃来小舟中，龙飞却直坠向水面，这在他预料之内，左袖先沉，“啪”的先击在水面之上！

一股水花激起，龙飞身形借力弹起，人剑反射向枯竹！

枯竹身形方稳，剑光已入目，轻叱一声，软剑急缠向来剑！

“叮”的剑交击，龙飞人剑有如排出倒海，非独没有被弹开反而抢入小中！

他内力之强竟在枯竹之上，这非独枯竹意外，就是枯梅也意外，尘拂各挥，扫向龙飞双眼，那刹那，她只听一声哀叫，接着枯竹眉心一道血箭射出，横摔在舟上！

龙飞身形同时向前一栽，枯梅尘拂间发之差在他的背后扫过！

那支尘拂贯足了内功，一支支有如利针一样扬起，一扫空，立即就一折，疾抽了下去！

龙飞人剑已经转过来，剑光闪处，一蓬尘拂被削下，尖针一样飞散半空！

若是一般利剑，肯定绝不能够这样，枯梅仓猝之中，也疏忽了那支剑的厉害，心头不禁一凛，尘拂变式，分成两股，左辅龙飞握剑右腕，右截咽喉！

龙飞剑走“仙女散花”，一蓬剑花弹起，让住了上盘，接一声轻叱，踏中宫，剑花一散，当中切入，势如奔雷！

枯梅心知厉害，退步急闪！

小舟长有限，一退已经到尽头，龙飞剑势未尽！

无我无他一舟即时划破水面射至，无他突然喝一声，“退！”

枯梅应声不暇细想，身形倒跃，无他禅杖一伸，正好迎向枯梅落下右脚！

枯梅右脚踏在禅杖上，竟然就怔在那里，无他万感诧异